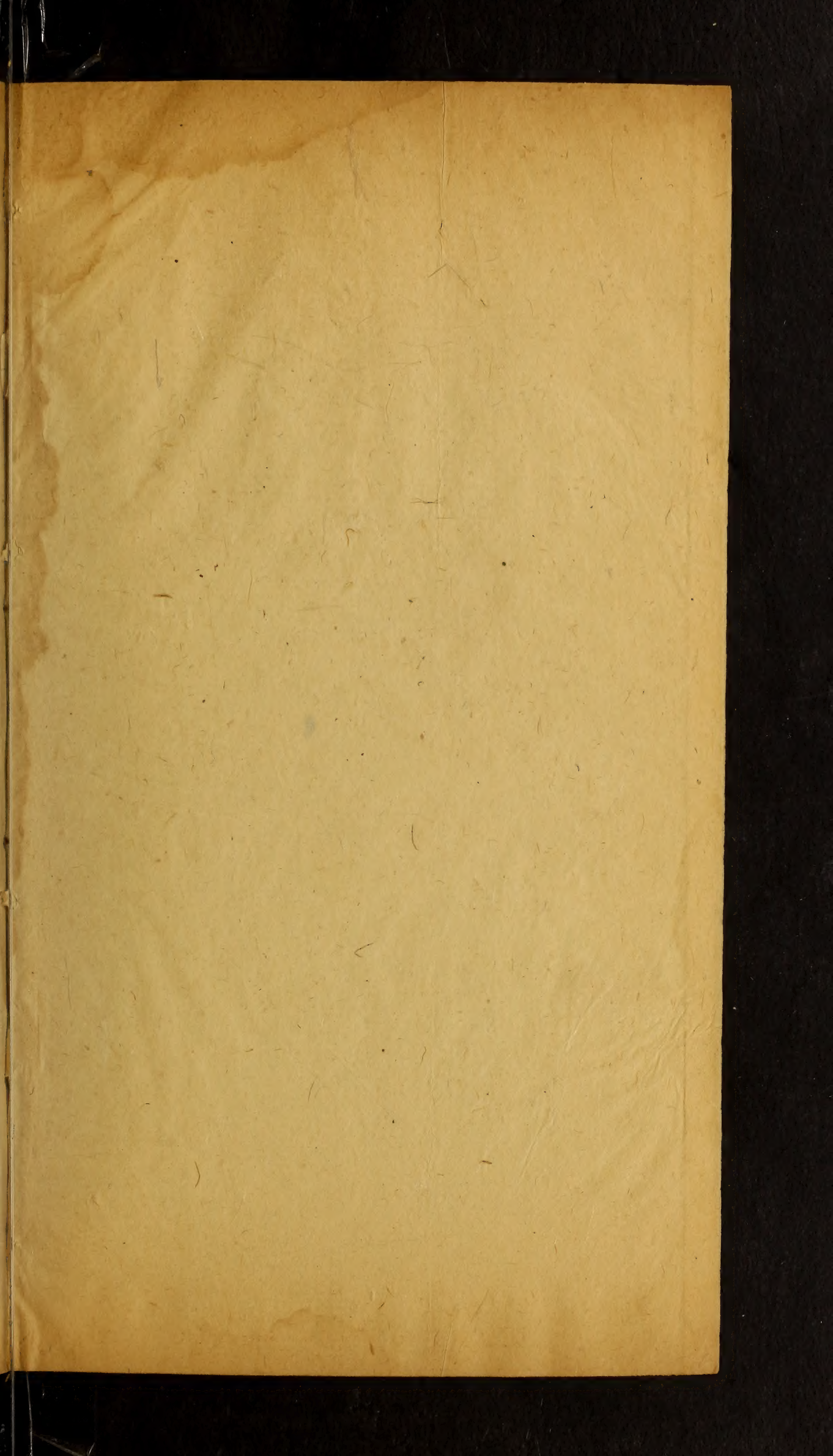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五

宋

高宗皇帝

壬子紹興二年。金天會十年。春正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爲自焚死。

世忠聞汝爲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一名容仙在建寧府建安縣東。五日破之。汝爲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士謝嚮施逵及裨將陸必强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給征。賊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



宋

高宗皇帝

壬子紹興二年。金天會十年。春正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爲自焚死。

世忠聞汝爲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一名茶山。在建寧府建安縣東。五日破之。汝爲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嚮施逵及裨將陸必彊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

諸盜。

帝如臨安。

從呂頤浩之請也。

二月。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

置御前忠銳軍。

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字彥武萊州掖縣人等所部兵爲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徐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爲徐大刀。以功爲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及官軍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劉豫。

帝初御講殿。

自播遷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桑仲以羣盜就撫授官復尚屢爲寇掠其請合兵收復京師固難必其果由忠悃呂頤浩遽從而假以節制殊爲輕率霍明疑其謀逆誘而殺之旋亦被害無以証仲與明之孰爲曲直舊史予仲有過予之詞果何所據而予然耶

三月。桑仲請合諸鎮兵復中原。許之。知郢州霍明襲殺仲仲將李橫擊明走之。

仲上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爲聲援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軍馬。復劉豫所陷州郡仍命翟興解潛。王彥陳規。字元則。密州安邱人。孔彥舟。王亨等諸鎮撫使相爲應援仲至郢州調兵。知郢州霍明疑仲有逆謀誘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州。

河南鎮撫使翟興。爲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琮代之。

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山。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啗興裨將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携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

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及死詔以其子琮嗣職

臯四月以翟汝文字公巽丹陽人參知政事

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爲州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以輔政汝文雖爲檜所薦然性剛不爲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爲金人奸細未幾即罷

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

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于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瓔楊沂中等皆隸焉已而頤浩次常州趙延壽兵叛

于呂城。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頤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不進。王德追延壽至建平。誅之。頤浩尋召還行在。呂城。鎮名。在鎮江府丹陽縣東南。金壇。唐縣。今屬鎮江府。建平。宋縣。今屬廣德州。

劉豫徙居汴。

豫至汴。尊其祖考爲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豫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

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

成既陷道州。復陷賀州。帝命岳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即古萌渚嶠。五嶺之第四嶺也。注詳前。置砦至北藏嶺。與下蓬頭嶺。俱桂嶺之支。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

奔連州。唐置。今隸廣東。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愼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于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

金以尼瑪哈爲都元帥。烏珠副之。

五月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

邦彥獻圖中興十議。遂有是命。邦彥與政。碌碌無所建明。常助呂頤浩以排李綱。士論少之。未踰年卒。

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于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于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周王事見前。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亦太祖後也尋賜名璩

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

時吳玠戍河池（注見前）王彥戍金州二鎮皆餽興元帥臣閉糴玠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為經略使知興元通商輸粟二鎮遂安

韓世忠招曹成降之

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旼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頒戒石銘于州縣

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胡安國罷

帝初即位召安國爲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畧言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如此顧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于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

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于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于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

安國能劾勝非之罪而不能察秦檜之奸雖事後之是非易明先幾之得失難料或可寬其責備然以所聞游酢可方荀彧之言而論亦不宜輕為稱許夫彧身佐曹魏贊謀後雖以言見忤而死豈能贖其從逆

之罪檜材縱使相方亦何足取乃安國力譽其賢從受黨魁之目此不得謂爲盧贊所誤也汪儒評勝人材每多偏執阿好又不幸爲小人所愚遂致失足難拔傍將之于蔡京亦猶是也

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强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字德卿福州人）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

數有請。初論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

侍御史江躋（字元壽。衢州常山人。）左司諫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于是與張燾（字子公。饒州德興人。考宋有兩張燾。一字景元。神宗時給事中。一即此。）程瑀（字伯寓。饒州浮梁人。）胡世將（字承公。馬陵人。）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爲之一空。

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

先是。起居郎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

河北人歸金中原人歸劉豫則宋之所餘有幾檜此策不復心存宋室罪已當誅且以叛逆僭竊之豫公然視爲與國其心尤不可問高宗能燭其奸而正斥之尚非闇于事理者乃方罷斥示不復用未數年籌代張浚相位即有秦檜何如之問其心固未嘗果于

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丁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檜等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

彗星見。赦求直言。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今蘄州。是本蘄春。晉改名。後雖復舊。並得蘄陽之稱。

惡檜故旋復柄用聽其誤國而不悔總由和議之說深中高宗隱微遂不肯終于擯棄則一時之榜罪朝堂第為衆議所廹而非其本懷耳

猶壽春之兼稱壽陽也。忠走降劉豫。

世忠自豫章移師討劉忠駐兵岳州之長樂渡。在岳州府平武縣西。大敗之忠走淮西尋以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三千于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宋史世忠傳作斬忠首與本紀不同今從本紀又解元傳元周覽賊砦得其形勢歸告世忠世忠遣元以兵薄賊賊衆莫支遂平與世忠傳互異今從世忠傳解元字善良保安軍人

王倫還自金。

倫既被留久尼瑪哈使烏凌噶思謀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爲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盡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尼瑪哈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

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尼瑪哈不答及是尼瑪哈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奬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乃以潘致堯爲通問使復如金

復以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以王似爲川陜宣撫處置副使

張浚在關陜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陜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

乃以似爲副使浚始不安。

金耶律伊都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

冬十月遣官祫享于温州。

十一月王彥復秦州。

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既死劇盜王闢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于白石鎮（在秦州清水縣西北亦曰白石堡）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

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

綱至潭州湖湘羣盜先後就降綱上言荊湖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于鼎澧荊鄂皆宿

宋自王安石蔡京相繼言利橫征重斂民不聊生邦本因而不固高宗親見閭閻疾苦定為差役法思欲與民休息曾幾何時復有月樁之取百姓方凋敝已極區區免役小惠元氣豈能遽復旋即加之朘削其何以堪况彼偏僅餘東南半壁倘使其罹于塗炭更安望能復侵地以保遺黎頤浩輩謀國不臧罪固無可他諉高宗明知而復蹈

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斐亦劾綱。遂罷提舉崇福宮。

初取江浙湖南月樁錢。

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議令漕臣計月樁辦大軍錢物。謂之月樁錢。其錢許取經制錢充數。不足。取上供錢。又不足。取諸司封樁錢。又并添酒錢贍軍酒息錢常平錢淨制錢諸窠名皆許移用。惟茶鹽錢不得用。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又所樁不給十之一二。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逼。于是郡邑多橫賦。大為東南民患。

召張浚知樞密院事。

之亦獨何耶

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爲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癸丑三年（金天會十一年）春正月李橫舉兵侵金復穎昌府

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爲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詔春秋望祭諸陵

二月劉子羽吳玠兵潰于饒風關（在興安州石泉縣西）金人入興元子羽玠還擊破之

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在漢中府鳳縣西南）

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時師古新復熙鞏諸州。薩里干自商於直擣上津。隋縣。故城在今鄖陽府鄖陽縣。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薩里干遂乘勝而進。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金將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薩里干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推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金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在饒風關北。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闞饒風。諸軍不支。遂潰。金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

山。注見前。玠難之遂退保西縣。注亦見前。子羽亦焚興元退保三泉。薩里干遂入興元。至金牛鎮。鎮本唐金牛縣後廢爲鎮在今漢中府沔縣西南。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遣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楊政。字制夫。原州臨涇縣子羽邀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在沔縣西南。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金人尋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武休關名。在鳳縣東南。薩里干既至鳳翔。遣十八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

還。曰歸語爾帥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饋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未幾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

三月。李橫傳檄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潁昌復失。

橫軍本羣盜無紀律。勝則爭取子女玉帛。故至于敗。

夏四月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李成復寇陷之

成欲降統制謝皐開封人皐指腹示之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心以死

五月以韓肖胄字似夫琦曾孫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

潘致堯還言金欲再遣重臣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而遣肖胄及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往金議和至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

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邊兵侵齊

以與金議和也仍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人來歸者

六月岳飛討江廣羣盜悉平之

時虔吉盜起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宋軍名。今福建邵武府是。餘注俱見前。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固石山洞也。在雩都縣北。雩都。漢縣。今屬贛州府。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揮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走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四字製旗以賜之

秋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

樗身為俘縶固難責其誓志枕戈而値邦家傾覆亦當懷生還故國之念乃無端告變圖害父兄金人按問而正其罪深合春秋亂臣賊子之誅不特為宋族除梟獍而已也然宋族顛沛流離至此而尚有操室中之戈者則其家教人心從可知矣非徽欽之罪其誰之罪乎

八月。翟琮棄軍奔襄陽。劉豫遂陷伊陽。

劉豫盡有梁衛之地。琮不能孤立。乃棄伊陽。突圍奔襄陽。

沂王樗有罪。金人殺之。

樗與駙馬劉文彥告二帝謀變。金人按問無狀。樗等被誅。

九月。呂頤浩免。

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攖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

定。決策北向今之精兵。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已求言。頤浩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辛炳字如晦。侯官人。殿中侍御史常同字子政。臨邛人。論頤浩過惡。遂罷為鎮南節度使。提舉洞霄宮。頤浩有膽畧。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為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讐為戒。頤浩不能用。

以劉光世韓世忠為江東兩浙宣撫使。王瓊岳飛為荊湖江西制置使。分屯沿江諸州。

時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

萬緡。每聞易鎮。則託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光世爲江東淮西宣撫使。屯池州。世忠爲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𤫊爲荊湖制置使屯鄂州。飛爲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

冬十月。李成陷京西諸郡。

成陷鄧州。復陷襄陽。據之。李橫奔荊南。知隨州李道及郢州李簡俱遁。

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

從朱勝非之言也。

金烏珠破和尚原。

于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置

使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今四川達州。本西魏通州。宋改達州。通川郡。此云通州。蓋通川之誤。文龍至威茂。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統制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

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尼瑪哈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

已二十萬有奇。同日。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字宜叟。浦城人。爲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竹背與朱勝非不合。尋罷。

甲寅四年。金天會十二年。春三月。吳玠吳璘與金烏珠戰于仙人關。大敗之。

先是。璘守和尚原。饋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于仙人關右。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烏珠薩里干劉夔帥步騎十萬由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注見前。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

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金人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烏珠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右繞左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金軍踐而登。薩里干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即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

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刼橫山砦。王浚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烏珠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輕動矣。

以趙鼎參知政事。

鼎既輔政。與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議不合。俯尋罷。朱勝非薦胡松年代之。

召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俊。

張浚至臨安。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

張浚當不之恥心雖可原然失律之罰不可逭也至劉子羽以參軍枝拄其間既謀浚于未戰之前及浚屢欲退遁皆以子羽之言而止饒風之役亦不爲無功朝議因其與浚同事並從貶遂殊失黜陟之平豈其前後參畫朝廷皆未之聞乎

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未行及是浚至臨安中丞辛炳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于白州唐置今廣西鬱林州博白縣是浚即日行詔以王似爲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法原尋卒

夏四月關師古兵敗降于劉豫

師古遣兵拔金寨數十金人大恐至是慕洧與金人合兵攻之師古戰不勝遂以洮岷二州降豫續綱目作降金考師古後爲劉豫將入寇是降豫非降金也今依宋史改輯

以范沖字元長祖禹子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

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

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爲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于帝也帝悚然至是召沖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沖乃爲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爲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其後論詆誣罪追貶章惇蔡卞等官

五月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

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爲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

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除飛兼荆南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渉此江

秋七月岳飛復襄陽等六郡

先是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卒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畢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賊馬應槍而斃餘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别將王萬

夾擊大敗之又使牛臯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人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荊襄諸軍事

徐俯旣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鼎為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便宜鼎條奏為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

鼎此疏論張浚川陝情事頗得其平至大將得專黜陟最為弊政夫閫外便宜

蓋謂施于號令賞罰藉以勸勵戎行若進官貶秩縣得自由不復稟承廟堂則黜陟之不已勢且擅操生殺自昔强藩悍鎮未有不因此致亂者是欲懲之與小而侵權之患大鼎所言何未得其窾要也

典。受不行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上。至于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毋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易非。行復紛紛于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

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

初章誼至雲中。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尼瑪哈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兵。蓋欲畫江以益劉豫。誼等還至淮陽。爲豫所留。以計得免。帝嘉勞久之。又命良臣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議出兵。而帝未之知也。

楊太敗官軍于鼎江。在常德府武陵縣北。源出梁山。下流至龍陽縣入沅。謂之鼎口。朗陵地圖

昔有神鼎出其間故名。詔岳飛移兵討之。

先是詔都統制王𤫉會兵討楊太至是𤫉遣忠鋭統制崔增等討太于鼎江師敗皆没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在武陵縣東。守將許筌戰没官軍死者甚衆于是授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王𤫉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九月朱勝非罷。

先是勝非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帝未許侍御史魏矼字邦達和州歷陽人。劾其過勝非亦請解官持餘服許之。

劉豫使乞師于金遣其子麟入寇。

先是金主與尼瑪哈議南侵會烏珠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恐無成功尼瑪哈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于金金主乃命鄂爾多達賚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烏珠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兵會金兵南下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今揚州府高郵州宋為軍建炎中改承州尋復舊

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沈與求參知政事

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

趙鼎力贊高宗親征一洗累年委靡之習南渡以後差爲快舉然車駕未行卽有濟否非鼎所知之語則其中本無定見及平江聞捷高宗遂欲渡江決戰又復阻止是雖有親征之名而無親征之實故其功亦僅收得半非若澶淵之毅然一往勇斷集事也論者以鼎比之寇準其志雖同

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

詔辭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濟師進屯揚州。

召張浚于福州。

初。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字子才。南昌人。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

而才力不逮遠甚若俞樗之慮非萬全及預思歸路仍書生畏怯之見其視頤浩下策相去滋無幾耳

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鎮名。在揚州府甘泉縣西。與泗州天長縣接界。追至淮而還。

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金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于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呼貝勒。舊作聶兒孛堇。今改。後仿此。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呼貝勒大喜。即引兵至江口

距大儀五里別將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北人呼酒瓶爲嵬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故韓岳皆取爲親隨軍之名當時最號健銳見趙彥衛雲麓漫抄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金兵多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擒托卜嘉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兵于天長之鵶口橋解元至承州設伏以待又決河以遏之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衆

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帝自將禦金次于平江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議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于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瓊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自建康移軍太平州。時光世與韓世忠不和隙。帝命御史魏矼等往諭解之。光世始移軍爲援。太平州今安徽太平府是。六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嚮世忠

高宗決計親征。趙鼎遂留襄贊。此正可轉之機。諸將聞之。自當奮勵同心力圖

興復乃劉光世竟遣人諷鼎且敢云何事爲他人任患禍軍國之重如膜外忽君臣之義若路人喪心至此雖寸斬亦不足以蔽其罪獨世忠素以忠誠自勵揚州濟師大儀克捷頗懷敵愾之心乃亦有趙丞相眞敢爲之語何其與行事大相刺謬邪

亦曰趙丞相眞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沂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逆于六師

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爲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厲六師

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

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詔諭中外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達賚烏珠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制之

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皐救之金兵敗走

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悆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牛皐徐慶援之皐至遙語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爲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

張浚與金交兵動輒敗衂非有先聲可畏烏珠方帥勁旅南下何至聞其來而

計。

魏良臣還自金。

良臣至金。尼瑪哈言。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十萬犒軍。仍約良臣等再使。侍御史魏矼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厲諸將。力圖擄敵。遂不復遣。

金兵自淮引還。

達賚屯泗州。烏珠屯竹塹鎮。在泗州東南路通天長六合。爲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烏珠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烏珠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

遽變色思歸乎蓋金兵本因劉豫邀請以出師道既已不繼又聞太宗病篤故無功而還耳晉浚者遂飾為此說不足信也

聞金主病篤。乃夜引還。烏珠等既去。劉麟。劉猊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奮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雖衆。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為善後之計。于是詔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退敵為可喜。而以大仇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

大修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求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爲圖敵。惟宜于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先料理東南屏蔽。當于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全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除。彊敵可滅。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勢。莫若權于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創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至于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于彊敵。不能自歸。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臣竊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埸。使疲于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

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波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俾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疏奏。帝賜詔褒諭。然卒不能用。

乙卯　五年。金熙宗亶仍稱天會十三年。　春正月乙巳朔。日食。

召張浚還。

浚既還。乃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太平。張俊屯建康。俊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于外。

金主晟殂。兄之孫亶本名赫拉。太祖第二子勝果之子。勝果後改名宗峻。按赫拉舊作合剌。勝果。舊作繩果。今改。後倣此。立。是爲金熙宗。

初尼瑪哈烏珠等會朝上京。金以會寧府爲上京。今寧古塔東南。有和碩城。卽其遺址。舊作火茸。今改。以阿木班貝勒位久虛。請立太祖之孫赫拉。金主不得已。許之。赫拉。卽亶也。至是金主殂。廟號太宗。葬恭陵。後改葬大房山。亶立。追尊其考勝果。爲景宣皇帝。妣富察氏。爲惠昭皇后。又追帝其先祖函普曰始祖。烏嚕曰德帝。巴哈曰安帝。綏赫曰獻祖。烏古爾曰景祖。合理博曰世祖。蒲拉舒曰肅宗。盈格曰穆宗。烏雅舒曰康宗。妣皆爲后。復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按烏嚕舊作烏魯。巴哈舊作跋海。綏赫舊作綏可。今改。

二月。帝如臨安。

以趙鼎張浚爲尙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鼎浚相得甚歡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太滋蔓爲害請乘其急討之已而浚視師潭州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太諜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砦皆讙呼而去于是相率來降。醴陵後漢縣今屬湖南長沙府。

吳玠復秦州

吳玠聞金侵湖南遣吳璘楊政掣其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薩里干聞秦州被圍集諸道兵來

高宗倉皇南渡載主以行復因航海留置温州僅委守臣薦享此實瀆禮之大者及臨安規模粗定權立廟以奉烝嘗不得謂之過舉而當時輒以不復有意中原交章論奏實爲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使高宗果能鋭志興復則俟還遷舊都再議迎奉亦復何損若徒以建廟爲將久居東南則是汴京一日不復廟主一日不得安馨揆之于理又孰得而孰失乎

援政復擊敗之。

作太廟于臨安。

時太廟神主寓温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還之行闕。以彰聖孝。于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銖迎神主。奉安。帝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字子猷。南劒州沙縣人。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閏月。置總制司。

命戶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以孟庾提領總制司。先是。

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宣和間陳亨伯爲陜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歲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于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爲總制錢總制錢窠名甚多其數之可考者如酒務不論上下每升各增五文田宅契稅之外又令得產人出勘合錢十文又凡賦稅畸零如絹至一寸亦收一尺米至一秒亦收一升之類並令折納又常平錢物舊每貫收頭子錢五文今依諸錢例亦收二十三文又免役寬剩錢並令發付行在歲收錢至七百八十餘萬緡

夏四月罷諸州鎮撫使

先是陳規守德安七年。賊不敢犯。召入朝。乞罷鎮撫使。

帝從之。不復除。至是謚罷。

封周後柴叔夏爲崇義公。

上皇卒于金。

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面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

史臣曰。徽宗之失國也。疎斥正士。狎近姦諛。蔡京以儇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游觀。君臣逸豫。怠棄國政。及童貫用事。又勤兵于遠。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豈得諉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喪志。縱慾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特甚焉爾。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謚文靖。

時奉祠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及是卒年八十三。初時爲蕭山令博羅主簿羅從彥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延平李侗初從從彥學。從彥令于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于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從彥甚重之。侗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爲延平先生。蕭山唐縣今屬浙江紹興府博羅縣今屬廣東惠州府。羅從彥字仲素。李侗字愿中。皆南劍州人。

五月遣忠訓郎何蘚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

寅上疏言女眞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

胡寅謂金常示欲和之端而宋坐受其餌曲盡建炎紹興時事高宗惟博納諫之名張浚亦持模稜之說卒至使臣絡繹而和議難成豈非溺于餌而終不悟哉

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敵情益悶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蘚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于和未可遽絕乃遣蘚行寅因

高宗擇立孝宗爲嗣當時
參請付托得人蓋以藝祖
後不克享有天下人心頗
有餘憾一旦見昌陵之裔
復繼大統不覺溢美任情
至以中興事業推許孝宗
則皆過矣孝宗雖承歡德
壽猶學右文不過蒙偏安
之業端處晏然而已中原
侵地未能恢復尺寸而符
離之役任用非人遂致一
敗不振所謂中興者安在
岳飛退壽之言蓋出于史
家過譽不足信也

乞外知邵州。

封瑗爲建國公。就學資善堂。

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爲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

行統元歷。

常州布衣陳得一所造也。

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

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

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謂王瓔。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

俘諸酋。逡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宋史牛皐傳。么先舉鍾子儀投于水。繼乃自作。皐投水擒么。與此所載不同。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

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音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黃誠斬楊太首。牛皐傳。飛斬么首。函送都督行府。與此所載亦異。挾鍾子儀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

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

浚奏遣岳飛屯荊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已而帝賜詔召還。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嘆。置之坐隅。

冬。十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于涪州。

初。金人破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至山谷中

而兗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拜受之因止于涪闢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沖舉以自代明年焞至建康以疾辭詔趣召入見命爲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

以李綱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張浚薦其忠也

金伐蒙古

蒙古在女眞之北唐爲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此續綱目所載皆本大金國志志又云金之初起常假兵于蒙古及得國不償元約由是蒙古遂有怨言舊作萌骨今改金主命萬戶呼沙呼舊作胡沙虎今改按呼沙呼金國志作宋王宗磐考金史呼沙呼大定八年始充東

蒙古地廣族繁部落不一我朝中外一統四十九旗咸備藩衛而其外喀爾喀四盟長部分壤錯疆域犁然其在前朝則固各爲一國也宋人記載大約得諸

官護衛。則此伐蒙古。將兵擊之。久之呼沙呼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大敗其衆者。又別一呼沙呼也。事在紹興九年。于海嶺。

丙辰六年。金天會十四年。春二月。韓世忠圍淮陽。金烏珠救之。世忠還。

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旁（去聲）符離（漢縣。元省入宿州。今州屬鳳陽府。）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葉赫貝勒（舊作牙合孛堇。今改。後仿此。）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烏珠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于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諭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

傳聞音譯既不免沿訛且以醜字為詆訾于是萌骨朦骨盲骨蒙兀蒙骨斯諸名錯見載籍音濟字舛實可鄙笑宇文懋昭乃謂金初伐之蒙古與元之蒙古為二國相去幾千里不知今蒙古諸境延袤且萬里而遼金初伐之蒙古史亦言在金之北與元之始居陰山總屬朔漠部族或殊其實皆蒙古耳因證以今時輿圖所司芟其猥雜之名以正譌而東于是

世忠淮陽之圍劉豫勢已窮蹙及舉六烽而救至張俊近在咫尺即當為犄角

之援共圖收復乃慮世忠見吞膜視不顧以私嫌而廢公義乃心王室者顧當如是邪張浚尚謂其可倚大事與世忠並稱不能知人而輕于許可無怪其動輒僨事也

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張浚會諸將于鎮江遣張俊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

張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

夏六月張浚撫師淮上

浚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楊沂中領精騎以佐張俊岳飛屯襄陽以圖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先是飛以

母喪。扶櫬還廬山。起復為京湖宣撫使。飛累表求終制。不許。

地震。求直言。

秋七月。以郭浩為永興路經畧安撫使。知金州。

金州殘弊。浩撫輯流亡。開營田。他軍以匱急仰給朝廷。浩獨積贏錢十餘萬緡以給戶部。朝廷嘉之。

以陳公輔為左司諫。

公輔召還。為吏部員外郎。上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于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

也。疏入。授左司諫。賜三品服。已而公輔復請禁程氏學。帝大喜。詔從之。〇公輔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狂言怪語。深辭鄙說。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爲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舍此皆非也。乞禁止之。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劉光世復壽春。

八月。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

吳玠爲宣撫副使。專治戰守。于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于趙開。數以饋餉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爲之交解。乃以席益爲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于朝。又數增錢

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

迨東平人。自金人侵陝蜀。開職饋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于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榷酤奇零絹布之征。遂為蜀常賦。開作俑之責。不能逃焉。益尋以母喪去。

以秦檜爲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于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會諜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檜庾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溫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岳飛復蔡州

飛累戰皆捷。遣牛皐復鎮汝軍。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張浚注見前。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與等果歸之。飛復及偽齊李成。孔彦舟連戰。至蔡州。克其城。

九月帝如平江。

岳飛遣兵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

飛遣王貴郝晸董先復虢州盧氏縣。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會劉豫屯兵唐州。飛遣貴等攻破之。焚其營。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于是召貴等引還鄂州。

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猊于藕塘。鎮名。在鳳陽府定遠縣東。追麟至南壽春今鳳陽府壽州。本秦壽春縣。唐爲壽州治。五代周顯德中。徙州治下蔡。因以故治爲南壽春。至宋乾道中。復還故治。置安豐軍。元爲路。明仍改壽州。以縣省入。而還。

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召諸將相議之。以博勒郭言。博勒郭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遂不許豫。而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釁。于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猊率東路兵。由紫荆山在壽州東北。出渦口。注見前。以犯定遠。

蕭梁縣。今屬鳳陽府。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浚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乃遣沂中。張宗顏。字希賢。延安人。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濠州。注見前。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剿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帝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

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覬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息。乃沂中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字安老。建陽人。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猊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猊率衆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進禦。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在定遠縣東南。敗之。猊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兵五十。

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在鳳陽縣南。）賊衆大敗。橫屍遍野。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遂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已而韓世忠復敗金人于淮陽。）

西遼耶律達什死。

達什死。子伊呼（舊作夷列。今改。）幼。遺命其后蕭氏。權國稱制。號

感天皇后。

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趙鼎罷。

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易耳。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

史稱帝謂浚鼎不和必由呂祉若譽高宗有先見者然夫三人者皆其臣也黜陟誰則司之而為此局外之論亦大可鄙矣浚遂因祉離間生嫌固不免意存私護及其請攻河南請罷劉光世鼎皆不以為然實亦有心立異夫光世罪狀昭著不可云無故而罷且謂得河南而恐金人內侵豈株守臨安轉能保金之不侵乎二人尚具忠愛之忱者而各有所蔽宜其迄無成事也

紹興府。鼎與浚爲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

丁巳七年。金天會十五年。春正月。以陳與義字去非。洛陽人。參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先是。張浚欲復出視師。不告同列。既得旨。與求退曰。此大事。而吾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乞祠。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與求被遇。知無不言。帝以其滄練通達。克己聽納。未幾卒。

以張浚兼知樞密院事。

自元豐改官制。樞密院不置使。至是復置。以浚兼之。

何蘚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帝成服。

何蘚還。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喪。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還。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上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尊謚曰顯肅。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誓戴敵讐。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恥。惟爾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時帝遇朔望猶率羣臣遙拜淵聖。中丞廖剛言禮有隆殺。兄爲君則君之。已爲君則兄之可也。但歲時行家人禮于內庭。從之。 廖剛。字用中。南劍州順昌人。

金初用大明歷。
司天楊級所造也。
二月癸巳朔日食。
遣王倫如金。
諭以倫爲奉迎梓宫使。陛辭。帝命謂達賚曰。河南之地。上國旣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
三月帝如建康。
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爲皇太后。
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茲已講和。正爲此爾。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遙尊爲皇太后。

劉光世免。張浚命呂祉節制其軍。

光世在淮西，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疾，請解兵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以其兵隸都督府。浚因分爲六軍，命呂祉往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改圖，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祉不可用也。浚不從。

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

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謂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

岳飛威望素著果以王德酈瓊隸之必不致變而秦檜以和議沮其行所失更不止于控御無人之患至張浚論將昧于知人而踈于料事飛一一辨駁之語雖齟齬而議皆切當且于淮西之釁億度不爽其明識豈浚所及乃浚竟以飛自任意不能相容而聽其

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而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固

去既貽家國有彊臣叛逆之患復致大將蒙徑情舍去之嫌浚實無所辭咎迨覆轍既作而始悟飛言悔亦晚矣

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母墓側浚怒遂以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而罷

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論之畧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于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于春秋見于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于家忠誠動于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濶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行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

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安國辭。遂復與祠。

六月岳飛奉詔入朝。遂遣還鎮。

累詔趣飛還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既而張宗元還言將和士悅。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彊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幾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金誅其尚書左丞相高慶裔。秋七月尼瑪哈以憂死。

初金主召尼瑪哈為相。以鄂爾多代守雲中。尼瑪哈遂失兵柄。至是博勒郭欲挫尼瑪哈。因其所善高慶裔以

贓敗下獄尼瑪哈乞免官爲庶人以贖其罪金主不許慶裔臨刑尼瑪哈哭與之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有今日蓋慶裔嘗教之反也凡尼瑪哈之黨連坐者甚衆尼瑪哈恚悶絶食縱飲而死

八月召淮西副統制酈瓊赴行在瓊以衆叛降劉豫執呂祉殺之

時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而命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往屯廬州祉復至廬州瓊又訟德祉諭之曰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澗畧況小嫌邪當爲諸

公辯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兵權。書吏漏語于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等爲大帥。而召己赴行在。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大驚。欲走不及。爲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于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遂遇害。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

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于是張浚始悔不用岳飛言。飛乞以殉葬。聞者哀之。

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

九月。張浚免。罷都督府。

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讐恥之大。帝未嘗不改容涕洟。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酈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

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冬。十月。安置張浚于永州。

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為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閏月。張俊棄盱眙還建康。

十一月。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為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

韓世忠岳飛請收復中原不報

初豫由尼瑪哈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烏珠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尼瑪哈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烏珠烏珠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為太子金主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達賚烏珠偽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至烏珠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烏珠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彊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廢

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爲乃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間。宣言曰。自今不僉汝爲軍。不取汝免行錢。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此人心稍安。

置行臺尚書省于汴。

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呼沙呼爲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于二帥。達賚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十二月。與家屬徙臨潢。岳飛奏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復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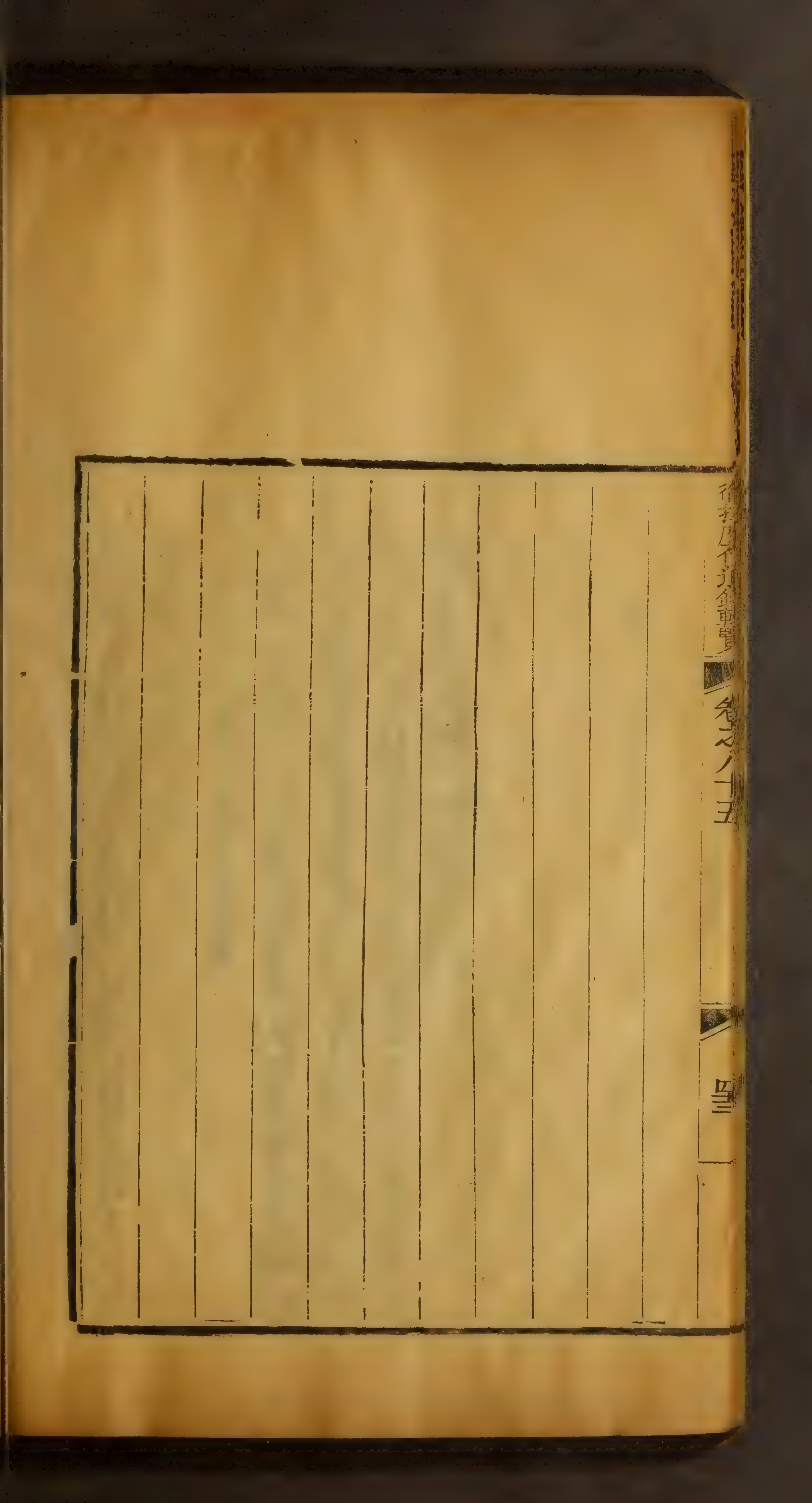
倫將還。達賚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倫至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

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逾五日復

遣倫奉迎梓宮于金

金以烏延爲尚書左丞同平章事

烏延好學問平汴京還惟載書數車旣掌修國史事在天會六年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爲三卷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密謀秘計悉載無隱詳畧得體書成賞賚有差是月金主詔改明年爲天眷元年大赦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六

宋

高宗皇帝

戊午紹興八年。金天眷元年。春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安國以爲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于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及卒。賜諡文定。

帝定都臨安。

先是車駕將幸平江。李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因具奏言之。既而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彊敵。陛下席未及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至是還臨安。始定都矣。一日。內侍移竹栽入內。趙鼎見之。責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帝改容謝之。又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翼日。問帝曰。其人獻錢耶。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于遠郡。

三月。復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初張俊嘗與趙鼎論人才俊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于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字景初殊曾孫）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

夏四月詔王庶視師江淮

庶素有威望臨發勞師于都教場便服坐壇上自大將以下悉戎服步由轅門趨庭受命而出莫敢仰視至淮上遂移張俊下張宗顏軍淮西巨師古屯太平州分韓世忠二軍屯天長泗州緩急爲聲援以劉錡軍駐鎮江以固根本

五月王倫偕金使來

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達賚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幹布力言不可東京留守額爾袞太祖子後改名宗雋按額爾袞舊作訛魯觀今改後仿此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赦拉金宗室蘇拉噶子後改名宗憲按赦拉舊作阿懶今改後仿此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功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博勒郭位在幹布上達賚額爾袞附之由是博勒郭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太原少尹烏凌噶思謀太常少卿石慶充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矼館伴之矼備諭敵情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

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陰命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己講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于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衆議遂息

金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

六月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

凡五頃以奉先聖祠事時玠僑于衢也建炎初孔子四十八代孫端友與其子玠從駕南渡居于衢州至是賜田建廟覘制視曲阜終宋之世皆襲封爵

秋七月彗星見

王倫復如金

秦檜復遣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以國恥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不報乃以母疾求補外詔從之

八月金始頒行官制

初金太祖用漢官賞左企弓等因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本遼顯州金置廣寧府今為縣屬盛京錦州府而其國用事者未改女眞官號舍音斡布當國勸用漢官制度畧倣中國之制

李世輔當延安之陷不但身受金朝官爵且為劉豫

立省寺府司。太宗嘗下詔改定而未畢。至是。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曹。臺院寺監等官。宇文虛中為之參定其制。

金以會寧為上京。臨潢府為北京。

會寧。金之舊土。初稱為內地。至是。升為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臨潢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

冬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

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字德起溫州平陽人為侍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

鄜延故將李世輔誘執金薩里干來歸。金人追及之。乃奔

使赴東京竟甘爲其子鈐轄于宋之臣節已大虧矣及誘執金將事不諧而全家遇害遂乃竄身西夏立效乞兵並許取陝西五路以歸于夏意在報復私仇幾欲舉宋之故地爲夏人增拓土疆所謂心乎宋室者安在使當時金不以鄜延與宋世輔必藉夏人兵力鴟張其能不爲夏臣耶迨自絕于夏不得已復歸宋朝跡其所爲不過一進退失據之人殊無足取宋史内其後稍立戰功于此卽亦過爲褒予豈定論哉

夏。

世輔。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党項別部。都巡檢使。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侵鄜延。經畧王庶募間者。世輔往應募。有敵人夜宿陶穴。世輔縋陶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由是知名。補充隊將。遷副將。金人破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爲彼用邪。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卽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及豫廢。烏珠以萬騎馳獵淮上。與世輔獨立馬閑場間。世輔戒吳筱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烏珠歸朝。筱

還。世輔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烏珠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教世輔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于此擒其酋。渡洛渭。由虢歸朝。第報知我。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卽遣黄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薩里干來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憩高原。望追騎益多。薩里干搏頰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薩里干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本後魏敷城。隋改名。元省。故城在今鄜州洛川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卽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名馬尾崖。在鄜州南。亦爲金人所及。家屬

然同奏事或當詳悉敷陳固非數言可了即爲時稍久乎理何傷豈舍人所宜叱退是子諲未乖對命之體而良貴實悖侍朝之儀高宗欲抵其罪亦不爲過乃論救不已寖成攻訐趙鼎且因之引退總由黨同伐異之見則牢而不可解而紊朝綱紀之不飭亦概可見矣

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

趙鼎罷。

初。中書舍人潘良貴。字子賤。婺州金華人。以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久。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字子正。臨邛人。爲之辨。帝欲併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字子猷。南劍州沙縣人。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秦檜繼留身奏事。及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勾氏。勾芒氏之後。濤字景山。成都新繁人。濤言。戒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

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且言劉大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之黨所蔟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入辭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悌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自再相無所施為或以為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兩為相于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

以勾龍如淵勾龍為士正其後以名為氏如淵字行父永康軍道江人為御史中丞

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以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不便望陛下更思三

檜揣知高宗決意欲和先難其說以堅主志及見其不更游移始出文字贊成和議遂不復慮衆論動搖而如淵輩無耻之徒復黨惡以排異議于是無所顧忌得逞其伎倆檜之設心深險誠不可測然非高宗存苟安之見亦安能徑行無忌哉

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爲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爲中丞劾異議者卒成其志

金以張通古（字樂之易州人）爲江南詔諭使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

王倫至金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簽書宣徽院事蕭哲爲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

旦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
禮秦檜未見國書疑爲封册欲帝屈巳以受之帝曰朕
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册於是朝論藉藉
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
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
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
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
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
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淵謂檜曰但
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
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倫亦

以計說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安。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効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為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

十一月罷直學士院曾開字天游河南人。詔羣臣議和金得失。既

樞密院編修官胡銓字邦衡廬陵人。監廣州都鹽倉。

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

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

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

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于本朝耳。

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

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

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

曰。聖意已定。尙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

事耳。然猶慮羣言。乃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受和。

在朝侍從臺諫。其詳思條奏和好得失。于是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字似之吳縣人尹焞梁汝嘉字仲謨處州麗水人樓炤蘇符薛徽言字德老溫州人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馮時中許忻拱州人趙雍皆言不可和。胡銓抗疏極言。畧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金。專務詐誕。欺罔天聽。今者無故誘致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劉豫我也。陛下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藩臣之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何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

不敢可否。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
门當拜。嗚呼。參贊大事。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
尚可折衝禦侮邪。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
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
然後覊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
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
求活耶。

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刼持。詔除名編管昭
州。仍降詔播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檜迫于公
論。翌日。改銓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鋟銓疏
于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

陳剛中。以啟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
州安遠縣。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
爲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邪。時李綱提舉
洞霄宮。在福州。亦上疏言。王倫之歸。與金使偕。乃以詔
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
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爲此
名以遣使。其要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
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
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
數目。使我自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五也。此五

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惏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安遠。蕭梁縣。今屬贛州府。

王庶罷。

庶論金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金自重。以為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邪。檜大恨。庶因乞免簽書和議文字。且累疏求去。遂罷為資政大學士。知潭州。

十二月。以李光參知政事。

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藉

秦檜引用李光特欲藉其

虜名以息羣議光既崇貴人望寧不知議和之非乃竟隨同押榜是何爲者迨聞淮南撤備始以言見忤而法措已晚矣

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于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于尙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歸河南陝西故地。通好于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

己未九年。金天眷二年。春正月。大赦。以金國通和也。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鑑不遠。敵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潛消。彼或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況事理可憂。又有甚于此者。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議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

恐貽後世譏。秦檜銜之。及赦至鄂。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于全勝。期收地于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尙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讐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温言獎諭之。飛乃受命。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爲賀表。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

三月。遣判太宗正事士㒟。字立之。郇康孝王仲御之子。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

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書責秦檜力建和議。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及

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爲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旣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卽日遣士褭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巳。益怒。如圭遂謁告去。

以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辭不拜。

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帝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乃除焞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又命焞以和議爲非。固辭不拜。

以王倫爲東京留守。

命倫交割地界。又以周聿爲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爲三

京宣諭使。已而倫至汴。金人遂歸河南陝西之地。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亳曹單州。及京西。陝西。諸州地。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哲宗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尋以路允廸為南京留守。孟庾兼東京留守。李利用權留守西京。

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

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掖聽命。

夏四月。命樓炤宣諭陝西。

熠至鳳翔承制以楊政爲熙河經畧使吳璘爲秦鳳經畧使屯內地以保蜀郭浩爲鄜延經畧使屯延安以守陝熠倚秦檜勢妄自尊大且好貨失將士心

罷權吏部尚書晏敦復

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己之非秦檜使人訹之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

五月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

世輔至夏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薩里干取陝西

五路歸于夏世輔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讐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靑面夜义者久爲患令世輔圖之世輔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還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多阿克舊作移訛今改爲陝西招撫使世輔爲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多阿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多阿克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邪世輔知勢不可出刀斫多阿克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世輔以所部

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於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振撫諭之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于河池玠遣詣長安見樓炤炤承詔以爲護國軍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世輔乃率部下三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

自是夏受金人册命不復通使于宋（仁孝改元大慶號乾順曰崇宗）

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吳玠卒（諡武安）

臣疏言金人之禍及山陵尚宗亦何忍復問況永昌以下諸陵之暴露發掘

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旣卒。西人思之。立祠以祀。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身爲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贈少師。

士㒟張燾還自河南。出燾知成都府。

士㒟至鄂。岳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秦檜白止之。士㒟出蔡潁。河南百姓歡迎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爲宋民。遂入栢城在河南府鞏縣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而還。詔封士㒟爲齊安郡王。張燾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讐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

前此方庭實奉使歸嘗備言之亦何待再問或責燾僅渾涵以對不能直陳其狀以激動君心不知高宗始聞燾對而默然旋以不容于檜斥使出外卽使燾盡情實對高宗亦且付之無可如何而已又豈能奮發雪恨哉

陵寢何如。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讐。帝默然。秦檜患之。出燾知成都府。

秋七月。以胡世將（字承公。宿之曾孫。）爲四川宣撫副使。

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敵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爲制將耳。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

金宋王博勒郭等謀反。伏誅。

金博勒郭自以太宗長子。跋扈尤甚。兗王額爾袞爲左丞相。復附之。達賚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事覺。博勒郭額爾袞皆伏誅。以達賚屬尊釋不問。已而達賚復以謀

反伏誅。時金以達賚與杜充為行臺左右丞相。命下。達賚謂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也。何罪而使我降與杜充同伍。遂復與翼王呼蘭等謀反。事覺。金主疑達賚與宋陰結。故主割地。遂命誅之。達賚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其黨皆死。呼蘭舊作鶻懶。今改。

王倫如金。金人執之。

烏珠言于金主曰。達賚博勒郭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即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達賚謀反。金人執之。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居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邢氏崩于五國城。金人祕之。

冬十二月。李光罷。

光初謂可因和爲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柄。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

庚申 十年。金天眷三年。春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

初。將爲司農丞。與監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賛和議。檜擢用將爲起居郎。廷臣爲侍御史。朝論大駭。尚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于是二人皆不敢受命。檜患之。至是以將爲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

故相李綱卒。諡忠定。

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

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及是。卒於福州。贈少師。朱子曰。綱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禍難。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夏五月。金烏珠薩里干分道南侵。復破河南陝西州郡。烏珠以歸河南陝西地爲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斡布然之。及達賚誅。遂大閱國中兵于祁州。命烏珠自黎陽趨河南。右監軍薩里干出河中。趨陝西。烏珠率孔彥舟等入汴。遣烏嚕鄂爾多之子。即世宗。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于是東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廸。皆以城降。權西京留守李

張浚嘗屢出視師高宗深加倚任自力詆和議以後遂爾見跡然所言雖與檜牴牾實乃心存忠愛何至疾之如仇寧覆國不用此人豈人君所宜出諸口者蓋高宗處心積慮久無意于中原非僅爲奸邪所愚弄爾

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拱州守臣王慥。亳州提轄魏經死之。薩里干入同州。趙永與軍權知軍事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遠近震恐。秦檜以其言不讐。甚懼。謂給事中馮檝曰。金人敗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家。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檝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

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璘敗金人于扶風。復其城。薩里干走鳳翔。

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退。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儒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遂遣諸帥

分據渭南。尋詔世將移屯蜀口。以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時金人攻石壁砦。在秦州界。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薩里干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金人先于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眞百十七人。薩里干怒甚。自戰百通坊。在鳳翔府扶風縣西南。仲力戰破之。薩里干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烏珠走汴。

初錡赴東京。率所部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

順昌城下。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爲守禦計。時錡所部。多王彥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攜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于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與國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于城上躬自督勵。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已涉潁河。遂圍城。錡預于城下設伏。擒金將阿哈舊作阿黑今改後仿此。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謂韓常。營白沙窩。在潁州府

阜陽縣西北。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傷頗衆。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嚕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彊弩射之。金兵稍卻。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李村。在阜陽縣北。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䚯。古弔切。同叫。周禮。雞人嘑旦以䚯百官。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金兵大亂。百人者聞吹䚯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

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在潁州府太和縣潁河北岸。烏珠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拔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寡衆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耶。且敵營甚邇。而烏珠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作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烏珠問之。對如前。烏珠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鵞車砲具不用。而械成等還錡。烏珠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

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烏珠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烏珠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潁河上。置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時大暑。金人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淸凉。按兵不動。逮未申時。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鋭斧犯之。統制官趙撙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鬭入其陣。刀斧亂下。金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

餘。明日烏珠拔營而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烏珠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鍪。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卻。錡軍以鎗摽去兜鍪。大斧斷其臂。碎其首。金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眞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錡以拒馬木爲障。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金人不敢近。食已。復撤拒馬木。深入大戰。又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烏珠平日所恃以爲强者。十損七八。至陳州。

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烏珠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

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皐。楊再興。李寶河北人。等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圖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飛將李寶。牛皐相繼敗金人于京西。

閏月。金人攻涇州。經畧田晟破走之。

薩里干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即西平原。在鳳翔府寶雞縣東北。其原高峻。故謂之嶺。薩里干覘之曰。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于青溪嶺。在平涼府涇州西南。胡世將又遣王彥楊從儀。分道而出。屢戰敗之。薩里干還屯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為陣。乘金師壁壘未定。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衆。薩里干走還鳳翔。

岳飛收復河南州郡。

飛攻金人于蔡州。破之。復其城。于是遣張憲敗金韓常于潁昌。又復淮寧府。郝晸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宋置。在河南府鞏縣西南。喬握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

捷。金人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詔興知河南府。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永安軍。宋初置縣。以奉陵寢。後改軍。故城在今鞏縣西南。

韓世忠遣兵復海州。

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父老裒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張俊使王德復宿州。金人棄亳而遁。俊入亳。遽還壽春。

俊遣統制王德援潁昌。兵還。就檄德復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金游騎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遊騎引

去德因潛師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人阻汴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遙謂金人曰吾與爾大小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糜碎爾何爲者金將高統軍遂投兵降守將馬秦馳入城閉門固守德叱其子順先登秦遂降宿州平德乘勝趨亳州與俊會于城父注見前時酈瓊與葛王烏嚕在亳聞德至曰夜乂未易當也即遁去德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威已震請乘勝進取俊不從而還

初欽宗時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于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夜乂耳由是人呼爲王夜乂

安置趙鼎于潮州

秦檜惡鼎居越逼已徙知泉州又諷司諫謝祖信等論

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還復

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字慶曾濟南人論

其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次翁及右

諫議大夫何鑄字伯壽餘杭人論之不已乃貶清遠軍節度副

使潮州安置

秋七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

次翁由秦檜薦爲中丞凡可以爲檜地者無不力爲之

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烏珠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

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

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

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由是檜益安據其位公論

北人使馬惟以控縱便捷為主若三馬聯絡馬力既

不能撼搖矣

岳飛擊走金烏珠于郾城追至朱仙鎮。在開封府祥符縣西南以朱亥舊里故名。大破之遣使修治諸陵

先是飛赴西京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飛營諭旨班師會飛已復河南州郡相繼奏捷至是飛留大軍于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烏珠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朝廷聞之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烏珠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殺傷甚眾烏珠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



有參差變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連或勇怯不齊勢者且爲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馬之說金史本紀兵志及烏珠等傳皆不載惟見於宋史岳飛劉錡傳本不足爲確據况烏珠戰陣素嫻必知得進則進得退則退之道豈肯覊絆已馬以受制於人此或彼時列隊齊進所向披靡宋人見其勢不可當遂從而妄加之名目耳即所云馬被重鎧亦徒束縛而不能騁其騰驤之力尤理所必無紀事家或拙於兵事駟介之說强爲傅會不足當有識者一哂千載傳訛

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烏珠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千騎突戰。敗之。烏珠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在許州臨潁縣南。下臨小溵河。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薩巴。舊作撒八。今改。後仿此。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屍焚焉。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烏珠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敵屢敗。必還攻頴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烏珠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烏珠壻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太行忠義兩

耳食之徒無能究其眞僞皆爲史册無稽之說所誤不得不明辯之

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烏珠對壘而陣。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烏珠還汴。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入于金。

兩河豪傑李通等。率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烏珠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

岳飛奉詔班師議者病其不能違權以圖恢復此甚非也人徒見飛長驅逐北轉戰克捷金之號令不能行于河北謂其功在垂成不知飛孤軍深入内外無援安能保其長操必勝此叩馬書生所以逆料岳少保之不返也飛雖善戰亦止當一面耳及諸路大兵已撤中原無復宋師脅飛

金將烏凌噶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龍虎大王之將噶克察舊作忔查今改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内附飛大喜諭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

以不得不還之勢至金牌促召固已事不可爲飛之悲泣回軍實亦知難而退者區區功罪之說猶未深察其時勢之當然也惟是臨安偏處已非一木所能支而復多方以挫抑其良將自壞長城檜之姦不足置論高宗誠無人心者耳

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振野。飛留五日以待。以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初。烏珠敗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烏珠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烏珠悟。遂留不去。飛還。烏珠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權。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周禮曰。飛甫班師。河南遂破。是固天之所以限南北也或以飛即被詔。違而前進。竟復舊物。以功贖罪。不亦可乎。曰。違而前進。則是有跋扈不臣之心。況十二金牌一日迭至。雖功蓋天下。罪亦難贖。君子其肯蒙首惡之名哉。

八月。貶秘閣修撰張九成（字子韶。開封人。徙錢塘。）等官

九成及喻樗。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盥。等七人嘗不主和議。爲秦檜所惡。至是。皆降黜之。（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爲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于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

楊沂中軍潰于宿州。走還泗。金人屠宿州。

沂中兵至宿州。金遣間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注見前）沂中自將五百騎夜襲之。不見金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沂中軍潰。遂自壽春走歸泗。金人屠宿州。

九月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鎮。

時諸大帥皆還鎮。

金殺其左丞相固新右丞相蕭慶。

冬十月。金薩里干破慶陽。河東經畧使王忠植死之。

忠植本河東步佛山（方輿紀要。在汾州府永寧州。）忠義人（鄉勇之結忠義社者）以復石代等十一州功。授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及薩里干侵慶陽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救慶陽。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薩里干薩里干使甲士引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義也。為金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薩里干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萬年以城

降。後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諡義節。

臨安火。

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爲衍聖公。

時金主興禮樂。立孔子廟于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郎璠。遂封之。

十二月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

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眞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于村落間。

辛酉 十一年。金皇統元年。春正月金烏珠破壽春入廬州詔張俊等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

烏珠自敗後留屯京亳出入許鄭之間僉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乃攻破壽春遂渡淮入廬州詔張俊楊沂中帥兵赴淮西岳飛進兵江州尋詔韓世忠引兵往援時烏珠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脣亡齒寒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矣固請而行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烏珠退保昭

關。在和州含山縣北。史記伍子胥橐載而入昭關。即此。尋復來爭和州。俊擊敗之。既而德又敗韓常于含山縣東。唐置。今屬和州。又敗烏珠于昭關。復含山及昭關。

金人破商州。邵隆復之。

楊沂中劉錡敗金烏珠于柘臯。即春秋橐臯。橐拓音相近而訛。後人又因拓類柘而再訛也。遂復廬州。

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破。錡乃與關師古先降劉豫。後復來歸。據東關。注見前。之險。以遏金兵。引兵出清溪。在廬州府巢縣東北。水經注。清溪水。東逕清溪城南。流注栅水。即此。兩戰皆捷。烏珠以柘臯地坦平。利于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烏珠夾石梁河。即濡須水之石梁口也。注見前。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

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字德高。俊從子。）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烏珠以鐵騎十萬餘。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曰。敵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首犯其鋒。一將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牆而進。金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于東山。（在巢縣東）金兵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注見前）

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烏珠復親帥兵逆戰于店步即店埠鎮在廬州府合肥縣東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

金命致仕官至三品者給半俸

金追封昏德公為天水郡王重昏侯為天水郡公

又封耶律延禧為豫王

金主親祀孔子

三月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金人破濠州俊使沂中救之敗績

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纔行數里諜報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復邀沂中錡赴會于黃連埠在合肥縣東北同往

俊懦葸無能心多猜忌其于劉錡因久深嫉之當金師克濠既不從其退師據險之謀及聞兵去又不信其嚴兵設備之說且阻錡無往遂至倉卒敗逃死傷枕藉欲邀功而適以喪師不聞問其失律之罪當時政令可知矣

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破。俊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進無所依。不若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師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為功。命錡無往。而令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衆。乃皆還鎮。俊歸建康。錡歸太平。沂中歸臨安。

岳飛帥兵救濠州。不及。還次舒州。

飛將救濠州。奏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

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帝不從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于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卻帝乃詔飛會師蘄黃飛至濠而城已破遂還兵舒州以俟命

金人渡淮北去

夏四月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

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字擇善建康人）獻計于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密府則兵柄自解檜喜乃密奏柘皋之捷召三將赴行在論功行賞于是世忠俊皆入朝飛至獨後檜用王次翁計俟之七日既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為副使並宣押至

張俊才勇既不逮岳飛遠甚又嫉其驟貴累立顯功猜嫌日積竟至甘心作檜鷹犬百計傾誣織成冤獄其罪豈在檜下高宗任其肆意妄爲曾不加察轉使之榮保功名非庸闇而何

樞府治事。加楊沂中開府儀同三司。賜名存中。王德淸遠軍節度使。

罷三宣撫司。五月。詔張俊岳飛。如楚州閱軍。

張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遂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又置三總領所于湖北。淮東。淮西。以統諸軍錢糧。時更軍制之初。將士多不安。乃命俊飛。往淮東撫韓世忠之軍。初。飛在諸軍中年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淮西之役。俊以糧乏怵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是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既至楚州。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

宋之于盾裔亦猶唐之于李耳然李耳猶謬稱其有元元聖祖之稱至于盾裔不過列國一陪臣耳有何華冑之足炫且是時兩宮

理。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于是大憾飛。遂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俊。飛既還。飛遂不復出掌兵。其僚屬多乞宮祠而去。俊每獨出視師。爲後俊害飛張本。

秋。七月。以范同參知政事。

秦檜德同。先進翰林學士。不三月。遂引爲參知政事。

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

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存中。嫉之。至是二人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命錡知荆南府。

八月。立祚德廟于臨安。

初。神宗熙寧中。立晉程嬰。公孫杵臼廟于絳州。報其存趙孤也。至是立廟臨安。并祀韓厥。

未還陵寢未復顧沾沾于祚德之廟以爲追遠報功其所以爲榮卽所以取辱耳

罷知溫州王居正。

居正立朝異秦檜忤自兵部侍郎出知溫州知不爲檜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爲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据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爲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罷岳飛奉朝請。

飛以恢復爲已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于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烏珠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

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字彥濟。歙縣人。諫議大夫万俟卨字元忠。開封陽武人。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蘄而不進。比與張俊援兵淮上。欲棄山陽而不守。乃罷爲萬壽觀使奉朝請。

九月。吳璘等收復陝西諸州。詔班師還鎮。

吳璘進兵拔秦州。聞金統軍罕占。舊作胡盞。今改。後仿此。與希卜蘇舊作習不視。今改。後仿此。合兵五萬。屯劉家圈。在秦州東北。請于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于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卑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

進次劉家灣（在劉家圖南）時罕占希卜蘇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在劉家圖北）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璘以爲然乃請戰金人皆笑之夜半璘遣姚仲王彦銜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金人駭愕曰吾事敗矣希卜蘇善謀罕占善戰二人異議璘先以兵挑之罕占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鬭金人大敗降者萬人罕占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

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嘆而已。

莫將還自金。

烏珠欲議和。莫將久留于金。乃縱之歸以道意。秦檜遂奏遣劉光遠爲通問使。

冬十月。詔以魏良臣爲金國稟議使。

烏珠遣劉光遠還。要官尊望著者爲使。秦檜乃奏遣良臣。

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

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俊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

高宗于岳飛始則賜以精忠旗幟既復手勅褒嘉其于飛之心跡非不深知者乃檜欲召飛父子證事不能明其無罪萌語以勿亥追證及檜矯詔逮鞫致飛衔不白之寃死于獄底高

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刼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鵰兒以姦貪屢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于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為樞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鞫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

宗竟不復一言致詰雖甚
憤憒不應若此然則檜之
擅殺飛父子高宗實不得
辭其責也

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能區區爲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中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遛事爲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所賜

御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攷乃收其御札送官藏之滅跡髙又使鵬卓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彦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㒟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韓世忠罷

世忠深以和議爲不然及魏良臣使金世忠諫曰中原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之師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

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爲醴泉觀使封福國公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縱游西湖以自樂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十一月安置李光于藤州

秦檜忌光諷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與孫近朋比安置藤州藤州守臣以光詩有譏刺者獻于檜檜怒令言者論之再貶瓊州

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于金

烏珠以蕭毅邢具瞻爲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

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命宰執告祭天地

宗廟社稷命鑄往使。誓表畧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南屬光化軍爲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敝邑永爲憑焉。毅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虛設。鑄至汴見烏珠。遂如會寧。烏珠等遣人來復求商州及和尙方山二原。

十二月遣使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畀金。

京西割唐鄧二州。陝西割商秦之半。棄和尙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爲界。于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

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金既畫界。建五京。上京會寧府。東京遼陽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南京大興府。後改南京爲中都。以汴京爲南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上京。咸平。東京。北京。西京。中都。南京。河北東西。山東東西。大名。河東北南。京兆。鳳翔。鄜延。慶原。臨洮。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荊榛瓦礫以爲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終不肯離商而去。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常怏怏。徙知金州。嘗以兵出境。秦檜恨之。徙知欽州。檜陰使人酖之

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

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子鵬等從坐者六人。籍

飛家貲。徙之之嶺南。于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
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下大理獄死。齊安王王褒。以救飛。
尋放之建州。凡傅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
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金人酌酒相
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
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玠益敬服。
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
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
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
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爲調
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
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
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
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
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
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
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飛死時。有女痛父寃。
抱銀瓶投井以殉。後人因名其井爲孝娥井。

壬戌　十二年。金皇統二年。春二月。進封建國公瑗爲普安郡王。

已而封崇國公璩爲恩平郡王。事在十五年。

詔諸州修學宮。

何鑄還自金。

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帝召至内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爲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

與帝母韋氏。

三月。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以鄭剛中字亨仲婺州金華人代之。

剛中節制諸將極嚴。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吳璘陞少師。語主閣吏。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璘惶恐聽命。

夏四月。金使人以袞冕來册帝。

金遣左宣徽使劉筈。彥宗之子以袞冕圭册册帝爲大宋皇帝。

五月。初置榷場于盱眙。

金人約各置榷場于兩界。于是置盱眙榷場。官監與北商貿易。淮西京西陝西榷場亦如之。金亦置榷場于壽

與羅汝楫董交章論飛淮西事者鑄也業已黨附奸惡以興大獄追旨擊奇寃然後欲爲昭雪亦已晩矣故論鑄之罪視万俟卨等未減則可遂以爲無罪則不可

鄧州。鳳翔府。後二十九年並罷。惟存盱眙權場。據宋史本紀。及食貨志增。通鑑此下。作其復又置于光州。棗陽。安豐軍。此乾道間事。而同時所罷。反畧不錄。今改輯。

六月。安置王庶于道州。

秋。八月。何鑄罷。鑄于是年七月。權參知政事。

秦檜以鑄不傅會岳飛之獄怨之。諷万俟卨論其過。欲竄諸嶺表。帝不許。遂出知徽州。後復責授秘書少監。徽州居住。

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喪至。帝易緦服。奉安龍德別宮。

皇太后韋氏至自金。

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后恐其反覆。呼役者

畢集。然後起攢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于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

九月。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以和好成也。尋以太后回鑾推恩。進封檜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辭不拜。

遣使如金。沈昭遠賀生辰。楊愿字原仲。史不詳何所人。賀正旦。賀禮俱用金茶器千兩。銀茶器萬兩。錦綺千匹。金循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歲如之。

冬十月。攢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于永固陵。尋改曰永祐。在會稽縣東南。

以懿節皇后祔。

十一月。張俊免。

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和議定。諸將罷而俊無去意。故檜諷臺臣江邈論之。遂罷爲鎮洮崇信等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是月。劉光世卒。光世于諸將中最先進。然律身不嚴。馭軍無法。及秦檜用事。早解兵柄。與時浮沉。故不爲檜所忌。得竊寵榮以終其身。

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

焞質直宏毅。實體力行。程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及是卒。

詔秘書少監秦熺修日歷。

秦檜無子。取妻兄王煥孽子熺養之。南省擢爲第一。檜以爲嫌。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爲首。熺次之。歷官秘書少監。檜自知不爲士論所與。乃以熺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是後紀錄皆熺筆。無公是非矣。又因太后北還。頌檜功德。凡二千餘言。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上之。皆遷秩。據檜本傳。乃熺頌檜。通鑑直以屬檜。似誤。今改正。

孟忠厚罷。

先是忠厚爲樞密使。充攢宮總護使。忠厚始雖以外戚貴顯。然能避權勢。不以私干朝廷。秦檜忠厚之僚壻也。未嘗親附。世以此重之。至是山陵畢。檜諷臺諫。引故事

外戚不預政。罷之。

十二月。陝西大旱。

初。陝西連歲不雨。至是。涇渭灞滻皆竭。民無以食。多餓死者。

西遼耶律達什后蕭氏死。子伊呼立。改元紹興。

癸亥十三年。金皇統三年。春正月。作太學。

以岳飛宅爲之。

二月。作景靈宮。

遣官自溫州奉迎祖宗神御至。遂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併奉安焉。

三月。築太社太稷壇及圜丘。

夏閏四月立貴妃吳氏開封人為皇后

后年十四選入王邸帝既即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帝憐邢氏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秦檜累表請立后皇太后亦以為言帝從之

王次翁罷

秦檜當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徵忤斥始終不貳于檜者惟次翁一人而已

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

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

王倫奉使在金本無足比數及久困懷歸倡爲和議金人始定計遣之其探策決去留聊以掩飾衆聽耳不然朱弁以副使抗言誓死不肯覬幸先歸而爲正使者默無一語其貪生畏死之心已可想見厥後雖以不受金官見殺蓋愆已晚有愧于弁之始終不渝名節多矣

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屢因諜者密奏金事。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與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皓留金凡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被因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及還。入見。除秘書修撰。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弁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不從。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

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訣幹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此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及尼瑪哈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問行歸報。王倫還。以金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俊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機之明。然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陛下既知于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言。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而卒。

帝書六經。刻石于太學。碑石今在浙江杭州府學。嵌壁中。

冬。十二月。癸未朔。日食。

是日陰雲不見。秦檜率百官稱賀。

金人來聘。

水鬬之文雖見於國語然穀洛二水本自會流或激而成衝突之勢類於相鬬理尙可通若田中之水聚而直行非水溢高丈矯如虹頭不經琢盡且水方安能穿牆毀樓哉史家無識傅會傳訛亦好怪而失之誣矣

賀正旦也。禮物金酒器十六事。色綾羅紗縠三百段。馬六匹。自是歲如之。

復置三館

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爲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用邪。

甲子　十四年　金皇統四年　春正月。樂平　唐縣。今屬江西饒州府。　水鬬。

樂平縣何衡里田隴數十百頃。田中水類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鬬于杉墩。且前且卻。約十餘刻。乃解。各復故。

二月。万俟卨罷。　卨于十二年八月。參知政事。　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

初卨自金還。秦檜假金人譽己數千言。屬卨以聞。卨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鈐紙尾進。卨曰。不聞聖語。卻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諷言官李文會詹大方論之。卨遂求去。

三月。帝謁孔子廟。遂視學。

國學大成殿成。司業高閌表請帝視學。從之。止輦于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閌講易泰卦。胡宏見閌表。移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于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讐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大辱而為大恩。閣下目覩忘讐滅理。北面敵國。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

爲之詞欺罔孰甚焉

胡宏字仁仲安國子

夏四月初禁野史

從秦檜請也後著作郎林機言有失意之人匿迹近地窺伺朝廷作爲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絶之復下詔申禁之

五月樓炤罷以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

文會劾炤罷之遂命文會代炤自是執政免卽以言者代之已而文會爲楊愿劾去愿遂代其位愿迎合秦檜意旨以爲甚劾人謂之肉簡牌未幾亦斥天下快之

閩浙大水

內侍右武大夫白鍔從皇太后北歸者因閩浙大水宣言燮理乖盩洪皓名聞華夷顧不用鍔館客張伯麟嘗

題太學壁云。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秦檜怒之。俱坐誹謗。刺配鍔于萬安軍。伯麟于吉陽軍。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

秋九月。徙趙鼎于吉陽軍。

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引咎而已。先是鼎請正建國公皇子之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至是。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其黨范冲。邪謀密計。轉相煽惑。以徼無妄之福。蓋指皇子。而冲嘗爲翊善故也。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强猶昔。

冬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

右正言何若指程頤張載遺書為專門曲學請戒內外師儒之官力加禁絕秦檜從之

十二月王倫為金所殺

金欲以倫為平州路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

乙丑十五年金皇統五年 春正月朔初御大慶殿受朝

夏四月朔彗出東方大赦

六月乙亥朔日食

帝幸秦檜第

上賜檜第又賜銀萬兩絹萬匹錢萬緡綵千匹車駕親幸加檜妻兩國夫人子熺學士承旨婦郡夫人孫塤堪

坦。並除直秘閣。賜三品服。填時方九歲。壽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檜。後又命作檜家廟。賜以祭器。

秋七月。放張浚于連州。

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及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于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于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豫備倉猝。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居住。尋徙永州。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



